

日軍攻佔柔佛巴爾
先鋒進抵新島對岸
殘敵破壞海峽橋遁往新島

【大本營發表】一日下午六時 馬來半島進擊中之帝國陸軍部隊先鋒，一月三十日已進抵新加坡之馬六甲對岸。日軍在馬來登陸以來僅五、五天，邁進一千一百公里，舟艇戰約動六百五十海里，修復橋樑約一百五十里，其間非暴力之戰勝達九十二次之多，其戰況如下：

鐵道品（包括鐵轆車） 火車 一千一百三十門，機關車 五百五十挺，戰車（包括裝甲車） 二百五十輛，汽車，三千六百輛，糧食品 可供當地軍需而餘有餘之 俘虜，約八千，遺屍，約八千，燒燬敵軍一師團。

【同盟社】一日佛佛戰報有報員電云 掘新加坡咽喉，柔佛巴轄（新山）已於十一日夕由日軍佔領，連同開戰以來之第五十五師團，日軍推進達一百二十里，其間修復敵方破壞之橋樑計一百五十條，主力共獲九十二次，忠勇之軍將兵共百二十度之熱帶下，日軍每週日須行戰一百二十次，修復橋樑一座，每日平均推進二十公里，但每修復橋樑一座需三小時，且由於敵方預先測定之集中砲火下進行，此馬來戰勝無上之戰果，今正由日軍調集軍集中，目下已判明之戰果，為燒燬敵軍三師團，其中印度兵約六千，澳洲兵與兵等一萬以上。

【同盟社】一日馬來某地電 沿新山公路進擊中之日軍中央公路進擊先鋒部隊，於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四十分，突入新山。

新島殘敵企圖脫逃

馬來緬甸迭陷要隘

[illegible]

決盡全力追擊敵軍
在華盛頓作城下盟

平出大佐在演講會演

在本質上之不同，並提倡
已在日軍的制壓下之西南
太平洋海域，今後應稱呼
為大東亞海域，其詞如左：
新日本海建設之時期已
近，故歐門各國、澳洲、
菲島一帶海域，曾應稱之
為亞澳地中海，茲特提倡
將其名稱改為大東亞海，
此海域已在我方制壓之下
，為以豐富物資，確立自
給自足制度，則改稱為大
東亞海域，尤有真正共榮
於物質之基礎，而目前之
以物資之利用，而能為
長期戰。為完成戰後之目
的，俾日軍，尙不滿足，
敵軍，將敵國
之戰力，
大東亞之外
何延長，然
軍，或在華
之盟，亦屬

△同盟社
某島之日
同營內駐
△同盟社
某島之日
同營內駐

盟社一日大阪電 海威夷，馬來兩海戰數日軍
會堂舉行演講會大阪中本戰果，乃平素沈默的男
報報道部長不出表於訓練與不操不出的精神

日

亞基納爾德上將

勸麥克沃塞投降

同盟社一日馬尼刺電
里加爾將軍聞之威風凜凜，指導者聞名之義勇軍團亦於基納爾德上將家屬於菲島之大部已佔領，其命運業已決定。但麥克沃塞指揮之義軍，仍不放棄其困獸之隅，徒然與吾人蒙受無益之犧牲痛苦，故於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偕屬尼刺電台司令官麥沃塞，喚起義軍司令部麥克沃塞大意謂：余已下級友人之地位，如能愛及足下指揮下之華人民生，則美菲兩國之生命財產，不致蹂躪，尙希停止抵抗，投降日本。

炸巴打敵陣地

日艦昨派遺軍，於三十日發出軍司令官之佈告，除嚴禁一切無線電報電話之來往（並不得通知 義聯電收局爲法），卅一日調動大艦隊，冒險方之熾焰高射炮轟擊空部敵浮壓自巴打乎 島南不進攻之地帶上。

南洋時報太平洋重要故事將終久，日本現須由他處購取原料，

泰國預算

昨日發表提議泰國國庫之預算估計，今年通商之費用估計爲一萬六千一百萬泰幣，其中六千一百萬泰幣爲國防部所用，一千五百萬泰幣爲教育部所用，一千五百萬泰幣爲交通部所用，九百萬泰幣爲財政部所用，九百萬泰幣爲農業業務所用，本年歲之收入估計爲一萬三千八百萬泰幣。

來翁金特任

陣地

半島南下進攻之地上部隊，冒敵方之熾烈高射

往（並不包括 無線電收

百萬泰幣爲農業部所用，本年度之收入估計爲一萬萬二千六百萬泰幣。

來翁金特任

日軍所管轄經濟工作
將移交其他方面辦理

[illegible]

重慶和平建議

△海通社一日東京電 日本外相東鄉向議會宣稱，日本準備考慮重慶之和平建議，但日本並不準備首先提出和議，東鄉繼續，重慶政府要人多名在香港被俘，均予以優待云。

美國正在陰謀指於蘇聯。今日政府派員來港，正式接收第一法院，乃英屬。

南北二京行
離石

二、首都兩日間(上)

這一次旅行的路線，原定的是一時一南京。徐濟、胡適、天津、北京。這時，臨時政府，有病的張作霖，青島、大連、煙台，也得去。其間還有兩個，定不在此。「別家」也散成一個團體了。

生活，在上海時你我的擠迫不堪，所以便感覺煩瑣了。而今這種無人爭先，也不受後果秩序，正是新中國所必需的。上座後秩序使人感到愉快，這是普通國民需要的稱讚。車上的舒適，使入感到是在旅行，這不能不歸功於華中鐵道公司經理營方了。

在蘇州開個城市上，崑山、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，按到站時，按時間開車，無小販的騷擾，已無往日的煩瑣。較之事變前那陣混亂的情況，也有天壤之別。下午三時又十分安排下開車站，我因行李稍多，不能各共汽車。只好與人合乘馬車一輛，後來住在十號飯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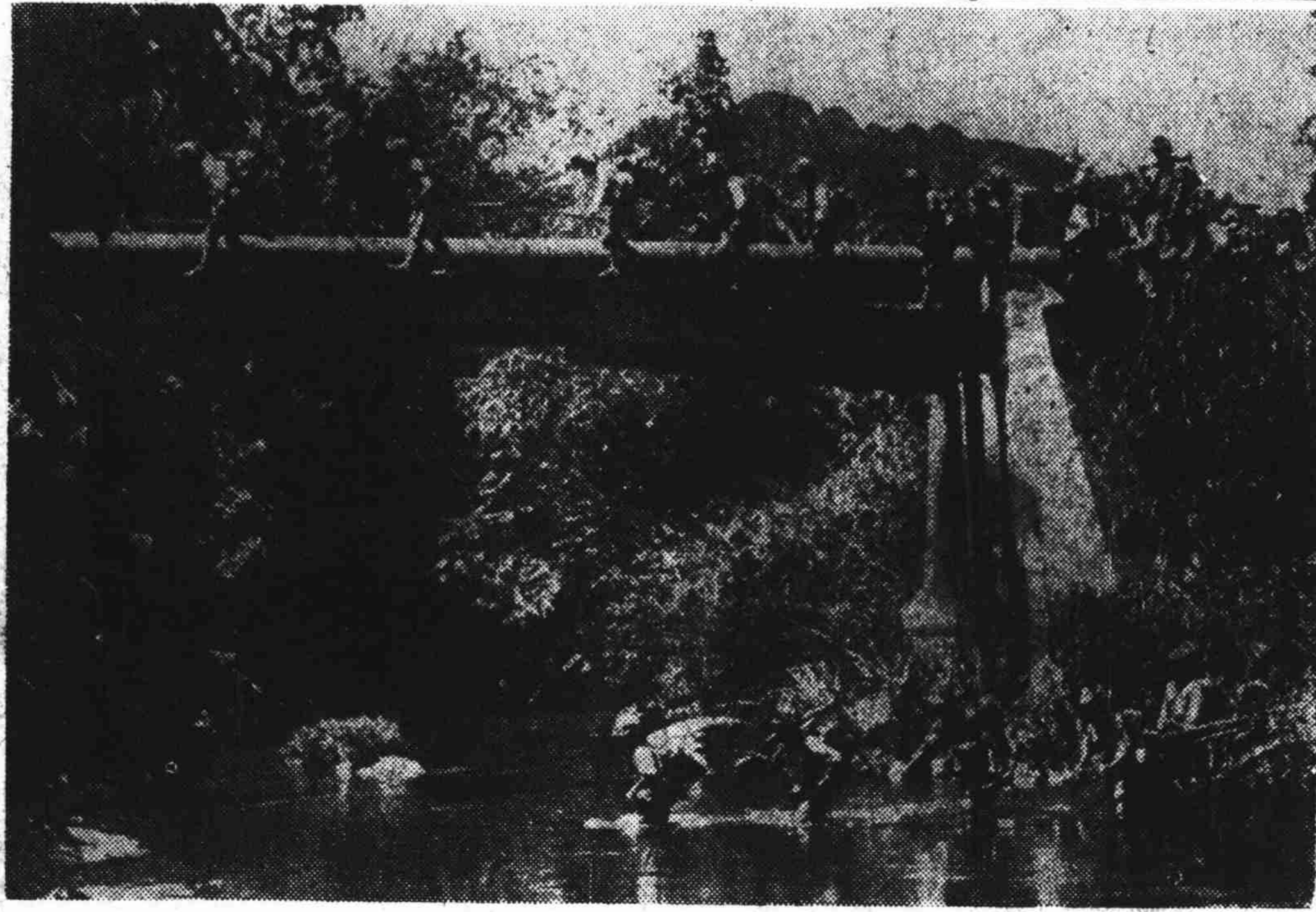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馬車上也覺得離開別的南京市奇異。較前可有些不同，在南京還見不到那些不識事理的人，有些面熟。

一些關於莊中報社休息，便出外拜訪幾位朋友，談了一些關於社會志願的事。民國日報的編輯周雨人先生，編輯金志希先生，他們也曾親自上海報館情形如何？結果是「差不多」。別使我自我介紹了，幾家報紙大約都一樣一番。不免已是黃昏時候，就三位親友之約，到六號茶樓一聚。

我想起六年來第一次在天子廟著名的景色，一切都仍舊，只是奇香閣毀壞了，剩下的新奇風景似乎有點可憐換，空穴們又是老南京吳興區好客。但聽說現今「天子廟」的環境，在天子廟附近地地上，却變成南市市場。這是從前所未有的，甚至鋪戶及其他的舖戶，都是從前所未有的。這一種情況，還是從前所未見的。是日正午同學員市度新年，在街上走過，看見許多不識事理的人，

報案審訊，時報、申報、南洋商報晚報，時代晚報，禮拜六晚報，帶回南京來——拜讀，從紙面上看來，真是與上海報紙「差不多」。據我所知道這些報紙的主持人，不少是像個人如索羅斯生，金雄白，保樹南等人，現在與一批舊報人合力同心先後在首都發展服務。總算是很盡力。所以在紙面上會有這樣的朋友。

夜間又有二位親朋好友若來訪，我們便從報社業務上談起。據他說的：有的銷路本來不錯，無知白報紙的來源少。價錢太貴，都不以不救損。一方面目的，所難以支持，營業佔得多，廣告費更談不上。因為市面的繁榮，遠不如戰前的盛況。所以在南京現在不能說報業如何，只可說報紙的盈虧。所謂如何，是報紙的效率如何，明白點說，便是報紙對社會的貢獻如何。



(訖查省軍陸) 隊部××軍日之中進猛坡加新向正谷山破突

